



惑

醉蝶

剝開「哈爾士」薄荷糖紅色的紙衣，紫黑色的糖正赤裸一個安詳，但那安詳却即刻被破壞，她把齒貼着一方紙衣的糖淡近嘴唇，以牙齒把糖咬離那最後的依靠，然後整股冷透，稍帶麻痺的感覺開始向每一粒舌蕾探問。

踱下樓梯，坐上電車，開始了引擎，在蓄勢待發的當兒，踩下牙門，藍色膠打便飛馳在星期六冒着熱氣的街道。

直的、彎曲的、暴露在午後陽光下的、疊印着樹影的道路一寸寸飛快的被輪子碾過，有若生命正被日子吞噬般，她彷彿感受到那擦身而過的風外，就讓知覺遺下一大片的空白。

風鳴路流過，敦阿邦哈志奧本路流過，一幢幢沉默佇立路旁的公務員宿舍在睡靜靜的午覺吧！星期六陽光下趕着一路風聲，她正拂不去的是昨日一低調心情。

從昨早上至下午發生的經過令她的心湖因外來的衝擊而激蕩，久久無法按捺那油然而生的悲哀。

一個機會在那經理游說她加入那相當吸引人之工作後驚地擺在眼前，她措手不及，在事先的不知情，事後的欲斷然做決定。後來下班，她毫無欣喜領過那諷刺意味極濃的一個月日子的賣價，想起不平衡的現實和興趣天平上，就不小心的讓自己掉下取捨之間的矛盾掙扎中。

回去那租賃的居處，她狠狠的扭開水龍頭，讓水聲嘩嘩嘩的敲擊在潔白的水盆上，以雙手掌邊合攏成的半碗弧形盛一個水面，潑濕疲乏，沾滿空氣中埃塵的臉孔，拂下水珠，却拂不走那股當真在現實中不得不以金錢來衡量的難受。坐在斗室地板上，靠著整個下午被陽光晒得冒些熱氣的牆，她竟欲泣。

昨晚臨時持着欲諮詢意見的心情撥電話予星城的朋友，胡言亂語一通，竟不自禁吐出了「我現在的心情不太好」這麼一句。在接通電話前，已決定不想把閃過腦海的這麼一句說出，可怎麼還是說了？她彷彿感覺什麼的訕訕然起

來。是期待一個什麼樣的具體理由，讓對方去想像這句話是在她面對了什麼困擾而產生？

後來晚上臨睡前，她聽着周華健的傷感，寫信給星城的朋友。

.....在茫茫人海中，忽有種欲消失的感覺，那晚在「風鈴閣」看的那本游川詩集，內有提到這種感覺叫寂寞，嘿！寂寞！你信這鬼東西嗎？.....

.....在聽周華健，在這低調時刻，然後當真就以自己真是着白呢？哈哈！還叫你少聽這類傷感歌呢？.....

寫完後，她註上一句：「我在生自己的氣！」在信箋的左角端以黑筆畫了隻頭在下、翅膀在上，垂死的黑蝴蝶，把整兩張寫了大大，潦草字體的信箋反常的折起一架長形飛機來，然後又折開，看了那佈滿了直斜折痕的縐紙，覺得自己在歇斯底里呢？

這算什麼呢？她憑什麼要朋友接受這種亂糟糟的對待？在紙上她還寫着：.....藉寫後發洩一些什麼？這對你會是不公平嗎？.....真是多此一舉，還以為自己善良，不寄了，這已是不公平。

呵！真是發神經。

嘴里的「哈爾士」糖仍在與舌頭糾纏不清，溶化的糖精叫她心情擠不出一些甜意。

他們管叫這種糖為咳嗽糖，嘿！她的情緒會是流行性的咳嗽嗎？

不多事的星期六街道，一如街道攤開的心，却拼湊不出一幅花團錦簇的圖案來。

在信中她寫着：都以為早已平心氣和接受這種淡調，都以為也沒什麼感覺，原來早已醞釀着併發症的種子，只待機會，適時的發作.....

呵！夢呢？怎樣賣的一個價錢？可曾擁有？又可曾失去？她繚繞的心情要以如何一個姿態的旋斗去駁平？

星戀

(每一顆星 據說都是一關愛情的典故 刻骨銘心)

關於愛你：GIRL
三馬丹豪情千丈的風里
陽光篩落大袋繽紛的心事
貝亮迴廊
匿藏百年的濤聲湧起自你雙眸
我的情感仿如啣浪一沙鷗
如此
醉醺醺自北地里的牛郎精居
渡河 天地悠悠
相思與牽掛都啞化成夜色里
一顆星

(每一顆星 都是一關愛情的典故 刻骨銘心)

那些日子伏在我腋下喘息
藍色襯衫里 縫製希望
攜手共遊的下午 有風
或有雨 打着花傘總享有溫馨
在牽牽的纖纖柔柔
我們相牽的掌脈條理分明地
說：關於愛你
相學冊里挾有條真理
讓寒冷的夜色去預測星星的永恆

(那一顆星 有我一關愛情的典故 刻骨銘心)

莫非就是這些 多星之夜
說愛星是百年來鍾情的典故
在悲斷過後又開始惦念
眼裡醞釀太多隔宿的醉意
七夕多浪漫的彎月
就請用他離古老許多傳說
楷書或者隸書或者草書都行
即便潦草些也能
給我們寫些
三百六十五天絮絮的念懷

(那一顆星 呵呵 怎麼是你 GIRL)

●●八九年七月十九日 寫給七夕的牛郎織女星●●

蒲公英 藍夜

(之一)

掙離母體
我乃種子
驟見
豐滿了翅翼
不顧就地盤聚
茁長

踩着徐徐輕風
自由飄忽
在遼遠闊空間
那股遊翔意
滑我
追往無限
天際

山巒河川
飛我西下北往
跨越湛藍海洋
總覓不見
那片芳草
可供滋長
棲息

那年
倦意駕馳着風
重返故里
驟見
茂發的一叢
軋機一方地皮
爭擁陽光爭飲雨露
焦乾了葉
枯黃了枝
為那一季
萌芽幼綠

「生活底綫邊
無奈壓着喘氣
瀟灑如你
不要卸下
肆意」

噢
恣意如我
我乃恣意
一葉執著的
叛
孽

(之二)

不是一段
愜意的
遠足

是風
托你一程
際遇
空難

落地

砂撈越星聲詩社 文藝雙週刊 61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人世間

文藝何為？喜歡文藝的人，有時不免對文藝的作用質疑起來。質疑時不得不面壁思考，「返觀內省」，結果可能重新肯定，也可能漸漸疏遠了。文藝不是拿破崙的天下第一要事，它有作用也有局限。文藝何為，端看我們信心如何。

那天與一位志於改革社會的人物談文說藝時談起「蕉風月刊」，他說：「我是不存在的，沒有什麼意思。」聽了也覺得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不是可以大作文章的悲哀事，雖然這位人物以前也是高詩的。各人志向不同，理想有別，如果他自覺文藝不是他達致理想的最佳手段，則我們可以理解，不必怪他，更不必怪文藝。沒有什麼意思？「蕉風月刊」辛苦他在大馬出版了卅多年，肯定不是「沒有什麼意思」那麼簡單吧？

又想起兩週前與「蕉風」老板編輯顧問姚拓先生的一席談。姚先生為了寫一篇有關山都望的教科書課文，與幾個朋友從西馬跑到山都望山腳下的達邁旅店住了幾天。與他見面時一伙人自然的就說起文藝，於是才知道他們出版蕉風，每一期都要倒貼幾千元。不賺錢反而虧本，却還出版了卅多年，這是什麼意思？

我好想向姚先生說，近來的蕉風好似比以前差了，好些文章讀來真的沒有什麼意思，更不用說有什麼味道了。後來才知道，姚先生也是堅持要保持水準的，他要讓蕉風刊登好作品，拿到外國去比較也不要給人比下去。六十七歲的人了，他還一直說，他自己還要不斷的寫下去，因為有太多東西要寫了。

是的，不只是一本文藝刊物，肯定的其他許多人對文藝還是很有意思意思的。那麼，讓我們一起寫吧。世界上這麼多東西要寫，難道我們高不出一些意思，一點信心？

(羅胡)



傳火人

潘碧華著 傅承得序

共收散文廿四篇 西馬澤吟書坊出版 每冊定價馬幣五元 郵購處：FAN PI K WAH 754, JALAN 17/34 46400 PETALING JAYA

作者簡介：潘碧華，吉打居林人，一九六五年生，天蠟星文友會會員，就讀馬大中文系第三年。曾以筆名化拾發表詩與散文，作品收入『青色的沖激』、『成長中的6字輩』及『馬大散文集』，主編『讀中文系的人』及與孫彥庄合編『熒熒月夢』。獲得88/89年度第三屆大專文學獎散文組第一名。